



□雨茂

与朋友闲聊时，总会谈到二孩、三孩家庭的困惑，为什么许多家庭里优秀姐姐的后面常会有个“平庸”弟弟？我会给他们讲三个故事。

一天晚上，我从办公室回家，在楼下碰到隔壁楼道的大姐，想起从前她跟我说，儿子很叛逆，我当时给她出了些主意，于是问她，儿子的情况有好转吗？没承想，大姐向我吐槽了半个多小时。我能理解，大姐压抑了很久，丈夫很少安慰她，她向我这个老教师诉苦，主要为了倾诉积郁，也有寻找慰藉的想法。她的家庭刚刚经历了一场姐弟相爱相杀的风暴，在这个时候，倾听是我明智的选择。

大姐的女儿很优秀，是重点大学的高材生，毕业后轻松进入公务员行列。女儿读大学期间，大姐又生了一个儿子。儿女双全凑成一个“好”字，这是无数家庭梦寐以求的理想。大姐夫妇俨然成了人生赢家，是众多父母羡慕的对象。

人到中年的大姐对儿子倾注了满腔的爱，可惜儿子并不是理想中的宁馨儿，他性格顽劣，喜欢打游戏，不爱读书学习，还常常顶撞父母和老师。大姐百思不得其解，她和丈夫从未关心过女儿的学习成绩，女儿却妥妥地成了学霸；她整天陪着儿子读书、写作业，连电视都不看，儿子却成了别人眼中的学渣。大姐自认为是合格的母亲，对儿子嘘寒问暖远胜对女儿的疼爱，但儿子却言辞激烈地指责母亲偏爱姐姐。

万般无奈之下，大姐请女儿帮忙教育弟弟，试图借助榜样的力量让儿子迷途知返。大姐的女儿不仅孝顺父母，对弟弟也关爱有加，她经常给弟弟买衣服，请他吃饭，带他旅游，还给他辅导功课，但弟弟似乎并不领情，这让姐姐很受伤。这次也一样。姐姐的帮扶不仅没有起作用，还加剧了矛盾，姐姐动了粗，弟弟还了手。一番打斗之后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，姐弟二人抱头痛哭。我猜测他们不只是为了和解，还有不平与委屈。

这个情况几乎是十几年前一位朋友家境况的翻版。朋友有一个女儿当时在读中学，成绩优异，学习上从没有让父母操过心。朋友想方设法生育了二胎，是个男孩，一家人爱如珍宝。为了儿子，母亲做了全职主妇，父亲一心做生意，不再过问家事。女儿如愿考上了985大学，儿子的成绩却在全班垫底，日常表现也不好。朋友数落儿子，同一个妈生的，你为什么就不成器？他妻子就更憋屈了，为了培养儿子，她辞去了工作，从一个有社会地位的职业女性变成了家庭妇女，儿子不仅没有成为她的希望，反而成了家庭的“负资产”。孩子小时候，母亲打骂儿子是日常功课，稍大一些时，打骂不管用了，因为儿子学会了反抗。倍感挫折的母亲于是不停地抱怨、唠叨，使得儿子更反感，母子关系十分紧张。

【社会观察】

## 优秀姐姐与『平庸』弟弟

15年前，电视剧《金婚》风靡大江南北。剧中主人公佟志、文丽夫妇接连生育了三个女儿，第四胎生下儿子后，文丽成了“儿子奴”，眼中不再有丈夫、女儿。文丽的行为招致女儿的不平与愤懑，导致丈夫精神出轨，沉浸在母子世界里的文丽浑然不觉。儿子并没有给文丽带来骄傲，学习成绩不好，与父亲关系紧张，还对婚姻充满恐惧，好不容易结了婚，又因为做假账被警察带走，走投无路的佟志只能下跪求人。奶奶带大的二女儿却成绩优异，一路读到博士，但她也满腹委屈，对家没有归属感，心一直在漂泊，承受着原生家庭带给她的伤痛。

两个真实案例、一个虚构的影视故事，指向高度一致。母亲眼中只有儿子，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爱，却忽略了丈夫和女儿。父亲在子女教育方面是缺席的，既没有给女儿带去安全感，也没有给儿子树立榜样。《金婚》中的佟志心中只有所谓事业，对妻子的付出不仅不感恩，还指责她断了自己的官路，陶醉在红颜知己的欣赏中不能自拔。现实中的很多父亲可能没有类似的移情别恋，但是，不关爱妻子、在子女教育上做甩手掌柜的大有人在。

不能否认的是，女孩在应试教育下是占优势的，更能忍受机械刻板的学业，对需要大量练习与背诵的学习方式更能适应。父母对她不过分宠溺，反而锻炼了她的学习能力与独立生活能力，使其在应试中、工作中得心应手。相对来说，很多男孩从小被关注、被保护，不必做家务，不用做决定，因为有母亲大包大揽，有姐姐越俎代庖，他们的学习能力被抑制，这就为后来的成绩差埋下了伏笔。母亲的强势与父亲的不作为，会让男孩觉得自己的行为理所应当，担当精神被遮蔽，这就为后来的平庸制造了条件。男孩天性好动、精力充沛，忍耐不了枯燥乏味的学习方式，加之发育滞后于女生，在起步阶段，成绩多不如女生。如果中学时期其内生动力不足，不发力追赶，成绩只能每况愈下。在面对母亲、老师的唠叨与责罚时，男孩先是不知所措，然后是抗拒违逆，最后干脆置之不理。优秀姐姐的所谓榜样作用，在弟弟眼中只是高人一等的炫耀，也是父母并不爱自己的证据。

优秀姐姐也许并不是父母刻意造就的，而“平庸”弟弟却由父母一手促成，做父母的是否应该反思一下？当然，需要说明的是，所谓“平庸”仅指学习成绩方面，在其他方面，男孩完全可能闯出一片天，我们不能过早或一刀切地给他们贴上“平庸”标签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颜莉

【读史札记】

□于永军

南宋文学家周密在《癸辛杂识续集》中记：蹇材望，四川人，宋代湖州副知州。那年，当元军要攻打湖州的消息传来，蹇材望指天发誓要自杀殉国。为了表决心，他特意找人做了一面锡牌，刻上“大宋忠臣蹇材望”字样，又把两块银子凿了孔，拿根绳子系到牌子上，并附上一个详细说明：“凡是找到我尸首的，请代为埋葬并竖碑祭祀，碑上题‘大宋忠臣蹇材望’。这两块银子是埋葬、立碑的费用。”此后，他天天把牌子和银子挂在腰上，扬言只等元军兵临城下就投水自杀，并遍祝同乡和平时来往的人平安。人们听了，都很敬重他。

宋恭宗德佑二年(1276年)大年初一，元军入城，蹇材望不见了踪影，人们都说他已投水殉国，不禁为之唏嘘。但时过不久，蹇材望竟穿着元人服装，骑着高头大马，趾高气扬地回来了，满脸得意洋洋。后来人们才知道，原来他提前一天就出城迎拜，因而被任命为本州同知。蹇材望的这一波“神操作”，让原先敬重他的人好像吃了一个苍蝇，恶心至极。因此，他自认的荣耀被正义之士鄙视为“苍蝇的荣光”。

蹇材望式的古今人物，尽管相隔时空，当“苍蝇”的理由亦各有说辞，如秦桧的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之说、洪承畴的“庄妃劝降”之说、吴三桂的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之说，从本质上看，都是忘了自己的根或者家乡在哪里，干着祸害母国、辱没祖宗的勾当。按说这本是一种污德丑行，无颜面对“江东父老”，更无

资格张扬炫耀，然而，蹇材望们却奇葩得很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，自得之意爆棚。信手拎几个出来示众：张元，北宋人，累试不第，遂投西夏李元昊，在好水川之战中大败韩琦等人率领的宋军，宋军阵亡七万多人。望着好水川内遍布的宋军尸体，张元竟兴奋地在界上寺墙壁上题诗：“夏桀何曾耸，韩琦未足奇。满川龙虎辈，犹自说兵机。”并在诗后署名写了一大串官衔炫耀：“（西夏）太师、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。”宋代人张弘范在蒙元灭宋时充当急先锋，攻破南宋都城临安，俘获文天祥，击败张世杰，他专门在崖山勒石立碑自我标榜：“张弘范灭宋于此。”

法国作家拉封丹在寓言诗《苍蝇与蚂蚁》中曾代苍蝇立言：“我常进出皇宫，我参加宴会，要是有人杀牛祭供，我总比你尝在先……请告诉我，你有没有在皇帝、国王或美人的头上停留过？我使天生白净的面色更洁白，一个想征服女性的女子，她美容术的最后一招，就是借助蝇痣来衬托她的美丽。”苍蝇是善于把人们的厌恶转化成自己的荣耀的。这完全可以理解，因为除此之外，苍蝇再也不会有什么光荣。苍蝇就是苍蝇，无论是以“识时务者”还是以“良心文人”粉饰，终会被历史扒下外衣，露出其肮脏面目。据说，张弘范当初得意洋洋刻下的“张弘范灭宋于此”，到了明代，便被人在前面凿上了一个“宋”字。于是，这句话就变成了“宋张弘范灭宋于此”，丑陋嘴脸昭然若揭。本想炫耀，却让骂名更加昭著，这显然是张弘范这只“苍蝇”当初所未曾想到的。

## 日出日落

□刘荒田

普普通通的夏日黄昏，暮色转暗。我坐在餐桌的东端，埋头嚼鲜嫩而价昂的番薯叶，隐隐感到光线异常，抬眼，远方的海平线，半轮日头正在沉没。如何比喻它？比作杀伐征略大功告成的帝王，面对丹墀上俯伏着的臣子，即将接受“吾皇万岁”的山呼，向龙椅徐徐落座？否，不如比作一片秋日的红叶辞枝，一颗火红的苹果坠地、人散后篝火堆里最后一段木炭熄灭。总之，它不把一切当回事的超脱、沉稳、悠然，让我搁下筷子，不敢把眼球转一转。有一种说法：日落耗时三分钟。家里的挂钟不必看，我可据目测断定不需要这么久，也许只有一分钟，理由是：它整个消失，只在我十来次眨眼之内。

有日落必有日出。我享受初阳温暖的光线，多半在朝东的卧室里。退休以后，赖床躺着看电子书，阳光像猫尾巴般扫过脸颊。阳台也朝东。老妻常常赶在日头移到头顶之前把半干的衣服晾在阳台，她坚定地认为，日头的气味最好闻，衣服须被带光芒的芳香染一遍。

看落日，在同一个位置，一坐就是二十多年。中年到老年，日复一日地被太阳的临别秋波关照着，同一张脸的皱纹一次次地被灌满余晖。我能不赞美金黄色的千篇一律吗？

日出日落可是简单的重复？于它自己，当然是时间的脉搏，宇宙一个角落的节律。于人，就是生命本身，一天的早晨、中午、黄昏，就是“微缩”周期。许多年前，我参加一位外国朋友的婚礼，新娘子请出年迈的父亲，在舞池中欣然起舞。父亲年过七旬，腿脚不大灵便，女儿迁就着，舞步虽然缓慢，但配合默契。这时，台上乐队的女歌手在轻柔的序曲引领下，《日出日落》曼声而出。这是风靡全球的名曲，出

自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《屋顶上的小提琴手》。影片中，一对犹太老夫妇和新婚的女儿、女婿在火车站道别，喜悦与伤感交错的场景，所配的就是这支歌。

“这是我带大的小女孩吗？这是在玩耍的小男孩吗？我不记得他们长大了啊，他们是何时长大的呢？她是何时变成个美人的？他是何时长这么高的？昨天他们不是都还很小吗？”全场肃静，只有歌声盘旋，我的心剧烈跳动。“日落、日出、日落，时光飞逝，幼苗在一夜之间成长为向日葵，在我们注视下绽放。日出、日落，日出、日落，岁月飞逝，季节不断更替，满载着欢欣与泪水……”台上的主人席，一排十多人，先是老一辈低下头，用餐巾或手帕揩眼睛。然后是小一辈，看着家长，情绪起了变化。旋律激越起来，台下二十多桌客人，一双双眼睛闪着晶莹的光。新娘终于忍受不住，在“日出日落”复调中，紧紧搂抱着父亲，哭泣起来。父亲一脸是泪，然而笑容灿烂。最后，全体站立，高唱“日出日落”，大家离开座位，与亲友拥抱。歌手一次次地唱，谢幕时脸上湿漉漉的。

每次脸上这样面对日出日落，《日出日落》这首歌必在耳畔响起。我也有儿女啊！42年前端午节刚过，我与妻儿在广州长堤和故土的朝阳告别，坐上开往异乡的车。车厢里，六岁的哥哥和一岁多的妹妹哪里知道愁滋味？一个劲儿地玩闹。一个陌生人在邻座吃荔枝，分了几颗给他们。他们吃了，使劲把核扔出窗外，那依然是家乡的土。前方，是崭新的第二故乡。从此，异乡的日出日落如走马灯，转到如今。

一样的日出日落，一样的季节嬗递，一样的升沉生灭。我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所拥有的，却是不一样的年岁、不一样的人间与心境，唯太阳永恒。